



发展规划动态

2016 年第 7 期

(总第 114 期)

兰州大学发展规划处编印

刊号: LKZ-16

本 期 目 录

【学校动态】

- 兰州大学研究确定 2016 年“双一流”建设项目.....1

【政府声音】

- 陈宝生：加快研究出台“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2
- 甘肃省出台建设方案 支持兰州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4

【专家视点】

- 胡海岩：从三个角度看一流大学.....5
- 马陆亭：“两个一流”——当利益遇到理想.....6
- 熊丙奇：“双一流”需要一流管理.....11

【他山之石】

- 全面解读“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13

【学校动态】

●兰州大学研究确定 2016 年“双一流”建设项目

8月16日,学校分别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和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了兰州大学2016年“双一流”建设项目。校长王乘主持会议。

王乘指出,教育部下达的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要求重点向高水平 and 特色学科倾斜。根据我校办学实际,本年度“双一流”建设工作要坚持“大钱大用”、“集中有限资源办大事”、“突出学科优势和特色”的原则,科学搭建公共发展平台,合理安排建设资金。资金将主要用于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两方面。其中人才队伍建设资金分为高层次人才津贴和队伍建设经费两部分;学科建设经费将主要用于相关建设项目的设备购置,对本次资金无法安排的相关学科,学校将通过其他资金渠道进行支持。设备采购将重点考虑能共享、上档次、高产出、有展示度、有专人管理、有运行场地等因素,努力打造校级层面的公共平台。

王乘强调,建设项目确定后,要切实重视执行力问题、绩效考核问题和后续的制度建设问题。各项目工作小组要继续发挥作用,扎实、有序、高效的做好项目建设的执行、推进和落实工作;相关职能部门、相关学科点和项目承建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建设项目的运行、推进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各项目按期保质顺利完成。有关部门要及早考虑绩效考核和后续的制度建设工作。

王乘指出,“双一流”建设工作开展以来,各学院、各学科点、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当前又适逢暑假,各学院和发展规划处、资产处、招标办等部门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为学校“双一流”的建设和发展继续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他代表学校向大家表示感谢和慰问,同时更希望相关部门和单位持之以恒,齐心协力,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努力做好下一步工作,为学校“双一流”建设继续发挥作用,为兰州大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据悉,围绕“双一流”建设,在各学院上报建设方案的基础上,学校学术委员会于7月6日讨论确定了野外台站(实习基地)、大数据中心(数据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的智库、生态环境与国土安全、材料和医药基础性研究、西

部高发疾病机理与防治六个建设方面,并要求各学院围绕六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各自的材料,组织申报一流学科建设项目。7月25日,各学院再次上报了各自方案,共申报81个建设项目。7月28日,学校召开党委常委会,决定成立“双一流”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根据建设内容组建了相应的工作小组。此后,各工作机构立即开展工作,分别多次召开相关学科专家会议,讨论、研究、论证建设项目。8月5日和11日,领导小组两次召开会议,听取了各工作小组的工作汇报,初步确定了建设项目清单,并决定提交学术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审议、审定。根据学术委员会和常委会研究,除人才队伍建设外,学科建设方面确定了“西北寒旱区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网络平台”等七个项目,列入2016年“双一流”建设计划。(摘自:兰州大学新闻网 2016-08-17)

【政府声音】

●陈宝生: 加快研究出台“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

受国务院委托,8月31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报告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他表示,未来加快研究出台“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

据陈宝生介绍,2015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852所,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3647万人、比2010年增长17.5%;毛入学率达到40%,比2010年增长13.5个百分点,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在经费投入方面,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9518亿元,比2010年增加3889亿元、增长69%,其中国家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达5930亿元、比2010年增加2965亿元、增长100%。

中西部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与“平均线”差距缩至5个百分点

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着力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破除“一考定终身”,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并推动各省(区、市)结合实际制订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陈宝生表示,为了进一步促进高校招生公平公正,持续采取多项举措,提高

中西部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由2010年的15个百分点降至2015年的5个百分点。

同时，从2012年起，陆续实施国家、地方、高校三个专项计划，提高了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目前，这一人数大幅提升，农村户籍大学生招生占比超过60%，千万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研究生教育已经实现56个民族全覆盖。

对于随迁子女入学问题，陈宝生介绍，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政策措施，30个省(区、市)符合条件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

高考加分也大幅减少和规范，目前，全国性加分项目减少一半，地方性加分项目从95项减少到35项；完善和规范了自主招生，使定位更加准确、过程更加严格规范。

专科院校设置权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

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面，还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大向高校放权力度，落实和扩大高校在研究生院设置、二级学科设置、科研人员管理等方面的权利。”陈宝生说。

同时，加大向地方放权力度，将专科院校设置权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将高职(专科)招生计划审批权下放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不过，在“放权”的同时，陈宝生表示，坚持“放管服”同步，确保下放的权力接得住、用得好。强化高校信息公开，要求高校公开干部任用、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等重要信息，让高校办学在阳光下运行。

加快研究出台“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

陈宝生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大而不强、活力不够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陈宝生在报告中称，下一步，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研究出台“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推动一

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同时,加大经费和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建成一批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地方高校。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成一批高水平高职院校。

建立健全高校分类指导、分类拨款、分类评估制度,推动高校合理定位、特色发展、争创一流。(摘自:《新京报》2016-09-01)

●甘肃省出台建设方案 支持兰州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8月1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2016〕69号文件《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若干学科要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支持兰州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方案提出,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分别实施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以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从2016年开始第一轮建设。支持兰州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支持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建成国内同类院校高水平大学,支持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建成国内一流高职院校。

对实力较强、在国际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具有示范引领和核心支撑作用的学科,通过重点建设,达到国际国内一流学科水平。重点建设与新材料产业相关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等学科,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和生物产业相关的草学、生物学等学科,与信息技术产业相关的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与节能环保产业相关的生态学、地理科学等学科,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社会建设相关的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教育学、法学等学科。

强化绩效导向,重点支持特色鲜明的学校和学科,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的动力和活力。省基本建设投资对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相关基础设施给予重点支持。以预算管理和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深化高校综合改革。

赋予学校和学科带头人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激发科研创新的活力,加大成果转化考核力度。(摘自:甘肃省人民政府网站2016-08-01)

【专家视点】

●胡海岩：从三个角度看一流大学

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我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问题引起公众热议。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什么样的大学和学科属于世界一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三个视角审视一流大学。

是否符合大学本源。有人曾解读大学（university）一词派生于宇宙（universe），强调大学与其他教育机构的差异在于其综合性。事实上，大学一词来自拉丁语 universitas，其原始含义是师生共同体，指师生一起探索真理、传播知识的学术机构。因此，一流大学应是一流师生的学术共同体，以培养学术造诣高深、道德高尚的人才为宗旨。如果没有对探索真理和传播知识的追求，大学就会脱离其本源，更无法成为一流。作为师生共同体，大学的第一功能是人才培养，其他功能则由人才培养延展而来，必须与人才培养互利，并服务于人才培养。历史上，德国教育家威廉·洪堡开创了研究型大学的先河，积极倡导教学与研究并重。但他并非将二者并列，而是强调从事深入研究工作的教师对发现知识和应用知识有更深刻的体会，有利于启迪和培养学生。

是否遵循教育规律。我们相信，举国关注并鼎力投入，一定能够使中国大学的综合实力实现跃升。然而，我们也不免担忧，如果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看作一场大学排名的比拼，是否会违背教育发展规律？教育发展规律表明，高等教育具有上层建筑属性，其发展受经济基础制约。因此，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更为艰辛。但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看，高等教育可以适度超前发展，进而引领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教育发展规律还揭示，大学是一个长周期、慢变量支配的复杂动态系统。这就要求我们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坚持小火慢炖、细水长流；也必须认识到搞急功近利、疾风骤雨般的“建设工程”，肤浅地追求个别办学指标的大幅跃升，会破坏大学的学术生态，欲速则不达。

是否让人民满意。不少人试图用世界大学排行榜或文献计量工具来界定世界

一流大学,并以此衡量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这无疑是片面的。例如,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莫斯科国立大学基本位居百名开外。但无论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看,还是从历史底蕴和世界影响看,莫斯科国立大学都是俄罗斯人民的骄傲,在世界大学中的一流地位毋庸置疑。事实上,许多非英语国家的顶级大学地位被低估,而媒体对美、英等国教育体系的过分渲染则导致公众对世界一流大学存在误解和盲从。近年来,一些中国大学的论文数量持续飙升、专利授权数量大幅增长,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进步很快。这固然可喜,但这些数字并非世界一流大学的绝对标准,因为它们无法全面展示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质量,无法度量大学的精神和文化,更无法衡量大学是否明德至善、惠及人民,让人民满意。综观世界名校,它们均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产业革命、文化繁荣中担当重要角色、具有引领作用。中国大学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需要步入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新阶段。但如果片面追求大学的综合性和研究型,盲目拓展学科专业而忽视学术质量,盲目承揽研究项目而把学生视作劳力,则无疑会弱化大学的第一功能,甚至逐渐丧失大学的生存根基。中国大学要走向世界一流,既要与世界名校同台竞争,又要避免片面追求“国际化”,要对各种大学排名、量化指标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只有让人民满意,才能称得上世界一流。

事实上,比起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欠缺的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是大学精神;对于瞄准前沿、跨越发展,我们更需要的是逐本溯源、按规律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本源、教育规律、人民满意既是现在丈量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距离的三把标尺,也是未来我们迈向世界一流大学所应遵循的三把戒尺。(摘自:人民网 2016-08-29 作者:胡海岩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

●马陆亭：“两个一流”——当利益遇到理想

从“集中力量办大事”到“两个一流”，一脉相承的是国家理想

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开宗明义,指明“两个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制定总体方案的目的就是为

了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因此，“两个一流”建设是国家战略，体现着国家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其实就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政策方向，目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积累办学经验。例如，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谈及院校调整指导思想时就指出：“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是不进和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办事情总要有个次序。先搞重点，其他就可以逐步带动起来。比如综合大学办几个像样的，其他的也就会跟着学。”在以后的发展历程中，应对国家建设的需要先后确立96所高等学校为全国重点高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后又先后开展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出后启动了“2011计划”。

长期实施的重点建设政策，犹如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起一支“国家队”，使得中国一批高水平大学经过长年积累而开始进入到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现代大学制度和规律的探讨和认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在我国的“211工程”“985工程”实施之后，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也先后启动“精英大学计划”“21世纪COE项目”“21世纪智慧韩国”“创新型大学评选”，加上原来就有的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按学科对大学的科研评价及依据评价结果的“一揽子”拨款政策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对顶尖大学优先集中支持的政策取向。

大学身份、层次固化，“两个一流”面临着利益博弈

任何管理工作，都离不开“利益和理念”两个概念。

先说利益。管理是利益的平衡和调配，一项政策或改革，立意再好、再有道理，但只要触动原有利益格局，就会有反对者。这不是认识高低问题，而是利益得失问题。利益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声誉。因此，渐进、增量式的改革容易进行，急剧、颠覆式的改革阻力较大。“两个一流”建设也是如此，经过过去长时期的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已经形成，利益、层次相对固化，改变建设方式自然要引发新的博弈。每一家都在算自己的盘子，A刊目录、学科评估、学科调整等无不牵动着大家的神经。

再说理念。管理中的争议有时来自于各方思想认识的不同,并不涉及利益纠纷。理通了,自然就气顺了;而理不通,则执行政策的难度就加大,各方就都希望摆摆自己的道理。可现在的问题是,大家的观点不同,各方的观点又都有相应的道理,怎么办?在当今这个多元时代里,许多认识并没有截然的对与错,但却实实在在地不同甚至相冲突,而政策必须做出选择。这一点在高等教育的政策选择上尤为突出,比如,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是多样化,因此水平与特色、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协同、创新与转化、研究与教学等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大理小理都有,莫衷一是。

需要明确的是,出现利益再平衡和理念不一致难题,是正常的管理现象,因为社会本来就是由复杂的个体及其关系构成。解决问题的出路不能在原有层面,而必须到上一个层面。“两个一流”建设的实施推进就需要超越大学自身的利益和认识,而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和理想上来。

但是,就目前一些高校的应对措施所引发的争议来看,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以学科调整为例分析如下:

为迎接学科评估,许多高校自主地开展了学科调整工作。应该说,这项工作完全符合国家总体方案中四项基本原则的每一项:是以学科为基础进行的、是瞄向支持最有“一流”潜质学科的、这些学科是长期积累的结晶、学科调整是一项改革,而且这项工作也完全是高校自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是,进一步地分析,也能提出不少问题,如:为什么要调整?大部分是为了学科评估后的学科排名,即潜在、臆想中的一流学科“卡位”,动机过于功利;让相关学科都来支持最有希望脱颖而出的学科,虽说不是造假,但也并不高尚,行为过于功利,有悖大学精神,也伤害了相关学科教师的积极性;部分撤销排名相对靠后学科是为了降低全校学科基数,即申报学科评估个数的分母,这也是应对学科评估的一种策略,依旧是功利行为。

笔者并不一味地反对功利,因为功利有时可以转化为动力,但必须反对过于功利。学科调整是必要的,只是除了关注该学科在全国的水平地位外,还要综合考虑它的发展趋势、前景,考虑它在全校育人、研究中的生态作用。另外,学科

排名第一和第二、第三的差距究竟何在?既有评估指标设计的因素,也有学科方向特色的因素。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关注。

当利益遇到理想,“两个一流”该怎么办

“两个一流”是国家理想,因此,与国家理想一致的事情做,不一致的事情不做,这是大道理。相关大学需要超越本位利益和自我理念,以实现国家理想为担当,引领高等教育向强国迈进。

当然,这是“形而上”问题,我们还要回到具体和现实,即如何建设“两个一流”。

首先,是“两个一流”建设的原则。总体方案清晰地给出了统筹推进“两个一流”建设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一流为目标,世界一流的指向非常明确;以学科为基础,学科的水平、特色是重点;以绩效为杠杆,注重建设效果评价;以改革为动力,最终落实在遵循教育规律、加强制度建设上。除了上述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在具体的操作中,还要附加上两条实施的细则。它们是:

第一,有助于推动高校健康发展。政策的结果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能是破坏性,应当促进发展而不能中断发展,而发展指的是健康、科学发展。因此,学校需要有整体规划,需要遵循教育和办学规律,构筑学科、学术、育人的生态联系和环境。当出现问题、争议时,需要把发展是否健康作为一条评判标准来对待,以保证学校的长期、稳定、科学发展。

第二,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强国。这涉及高等教育整体的健康发展问题,也需要有一个好的生态。“两个一流”建设的最终目标指向是高等教育强国,而高等教育强国绝不是个别大学和学科孤军奋战的事情,需要建立起一流的高等学校体系。当然,“两个一流”建设重点不是解决整个高等学校体系问题的,而是旨在培育领头羊和排头兵。但是,标杆的引领、示范、导向作用很重要,学科建设更是涉及每所高校,牵一发而动全身。竞争要有,但过度了就有可能诱发高校的发展路数走偏,因此合作和协同更重要。

其次,是如何实施“两个一流”建设。依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已提取到两个关键词,那就是一流和生态。一流既是目标也是我们要建设的对象,“非一流”学

校不要有过高期待；而生态则是提醒我们要关注项目实施的溢出效应，既要保留过去重点建设的优势，规避已有的固化缺点，还能照顾到学科繁荣的群落成长特点。

由此看来“两个一流”建设需要对原来的“985”“211”工程有一定的继承性，利益格局不能变化太大，重点是突出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减少照顾性因素；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示范性，让广大的高校看到特色办学、差异发展的希望，能够激发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和创造性。据此，笔者认为“一流大学”入围数可定为原来“985工程”大学数量的一半，旨在集中精力、提高水平；“一流学科”涵盖的高校数是原来“211工程”高校数量的一倍，旨在形成学科高原和特色建设。

具体而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量在20名以内，包括10名以内的综合大学，突出综合实力和水平；10名以内的特色大学，突出国家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发展需求。无论哪类大学，选择的标准是突出学术水平，满足国家利益，杜绝平衡照顾，它们要能在世界平台上进行比较。

“一流学科”建设涉及高校数在200-300之间，具体数目需要经过测算。在这里，高校数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关键是每类学科选择前几名？目前我国有一级学科111类，都选第一名肯定是不科学的，不仅争议大而且破坏学科发展生态，而且前沿学科往往是交叉的。笔者在此提出的是差异化的学科点入选政策，即每类学科入选6-10个不等，这样全国共入选学科点1000个；每类入选学科内部也分为两级，各3-5个，第一级入选学科点的经费数量是第二级的3倍-5倍，有繁荣、培育学科生态之意。

“一流大学”建设大学可重复参加“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也可以不参加，这涉及不同的政策设计。笔者个人的观点是不重复参加为好，因为这有助于它们的自主办学，也减少工作难度，但该给的钱要给够，把一流大学建设经费纳入基本经费支出其实更有利于这类大学的发展。如果不重复参加，“一流学科”建设涉及的学科点数量就可酌情减少。另外，学科点的评选和建设经费拨付的额度是按学科进行的，但钱到了学校后使用的权限不在学科点而在学校，这有利于提高

学校的统筹权、自主权和经费的使用效益,这也是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经验。(摘自:《光明日报》2016-08-30 作者:马陆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熊丙奇:“双一流”需要一流管理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双一流”建设,广受高等教育界关注。舆论普遍关注,高校如何建设一流师资,开展一流本科教育,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学科,开展一流学术研究,产出一流成果。这些是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应有之义。而在笔者看来,要实现这些一流,一流管理至关重要。

高校的一流管理,首先要有一流的校长,这不是要求校长有多高的学术头衔,而是要求校长: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全心做职业化、专业化的校长。要把这样的人遴选到校长岗位,就需要推行校长公选。教育部已启动公选校长试点,对公选的校长明确要求任职后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接下来,公选校长的改革步伐将加大。

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担任校长20年时间里,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仅仅出版了一本专著——《大学工作》,他说,“校长作为一个职业,职能就两个:找人才,找钱”。要说校长的“国际范”,这就是“国际范”,不是在位期间把自己打造为学术大师,而是把学校打造为一流学府。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校长自身的自觉,另一方面则需要明确校长职责,要求校长必须“利益回避”。

其次要有一流的行政人员与机构,近年来,大学克服行政化倾向,是高校改革的重要议题。克服行政化倾向,不是说大学不要行政,而是要求行政回归本位,做行政该做的事,为师生提供高效的服务,如梅贻琦所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那行政人员更不必说了。这就要求精简行政队伍,明确行政部门的职权,不能用行政权去干涉教育权、学术权。

更重要的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以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为原则,构建学校新的管理结构。“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到,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那么,高校如何制订具体“双一流”建设方案?是由大学行政职能部门制订?还是在制订方案时,广泛听取各学科教师、学生的意见,把教育发展战略的制订,交

给教授委员会，把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规划的制订，交给学术委员会？这就检验学校是否在推进现代治理，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可以说，制订方案的程序、机制，决定双“一流”建设究竟能取得多大实质突破与建设成效。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需要实际作为，不能重要的教育和学术事务，仍旧由行政说了算。教育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要求高校重视本科教育，规定高校要把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但迄今为止，我国“双一流”建设学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的问题，在教师眼里，课题、经费、论文的重要性，远高于给学生上课的重要性。这和学校行政职能部门制订的考核、评价、晋升教师的标准有密切关系。相当数量的学校，就采用简单的数量指标考核、管理、评价教师，这种管理、评价方式必须改革。而从重视规模、数量发展，到重视内涵、质量提升，已是教育规划纲要给高等教育提出的新任务。

或有高校会认为：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还在建设、完善中，把“双一流”建设这么重要的方案，交给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决策，步子迈得有点大。这需要转变思路，把方案制订的过程，就作为完善学校现代治理结构的过程。假如在方案中，高校提到要依照《高等教育法》，把学术委员会建成学校最高的学术权力机构，可是，却在制订方案时，不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这能让教授们相信学校真有改革的决心吗？早在高校制订大学章程时，笔者就曾建议，高校应该把大学章程制订的过程，作为按照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梳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内部治理改革的过程，如果高校这样做，也就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为创建“双一流”提供制度保障与动力。

建设“双一流”，当务之急，不是制订建设的时间表，不是给师生分解、下达一流建设的指标、任务，而是构建一流管理体系，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激发所有师生教育与学术梦想。（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第7期 作者：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他山之石】

●全面解读“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

“双一流”的实质基础是一流学科，而一般的“一流学科”比较容易理解为“一流科研”，“ESI 高倍引指征”似乎成为证明一流的最重要标志。然而，“汤森路透给中国高校的五大忠告”中对此现象的简单说明就是“不行”。因此，深入理解《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地方政府具体的一流学科建设计划的全面质量观，关注对应的评价策略，确有必要。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充分体现一流学科全面管理的质量观。整体系统上可以用全面质量管理的 PDCA 高度概括其重要内容。三段目标无疑均处于 P (计划) 的部分；五个任务是完成的主要工作，位于实施的 D 部分；四项坚持则是贯穿第三阶段的重要评价，工作检查的基准相当于 C (检查) 的部分；而最后的五项改革，更是目前或将来一段时间内需持续改进的要旨。

在推进 PDCA 循环的组织与支持内容方面，《总体方案》明确指出组织实施要点是加强组织管理，有序推进实施。在支持措施方面，提出了总体规划与分级支持、强化绩效与动态支持、多元投入与合力支持三项要求。按照 PDCA 梳理后，《总体方案》在整体上更具有纲领性、全面性以及逻辑性的系统化特征，如图所示，更加一目了然，便于理解。



图《总体方案》3545 重要内容与 PDCA 的对应关系

就“一流学科”具体建设计划来看,《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指出,“市财政持续稳定地对高精尖中心进行滚动支持,五年为一周期,每年每个中心给予 5000 万至 1 亿元的经费投入,其中原则上不低于 70%的经费用于人员经费(50%用于国外人才引进,20%用于京外人才引进),主要包括国际顶尖创新人才的聘用及国内人才及创新资源的整合”。

从北京市的这些数据来看,年度的经费数额就相当于日本政府立项的“世界顶级研究基地促进计划”(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Initiative)的资助力度,也有国际人才的数量要求。不难看出,北京市政府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具有全面的学科专业的质量观、充裕的资金和国际视野,并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就看这些高校的 13 所“中心”如何实现立项的建设目标,并且如何通过各种改革,真正成为“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还有,是否有严格的“评价体系”来克服以往项目专家“正面清单”式的评估弊病(申请难,完成易),以及改进“避重就轻”的信息公开,这些信息我们也十分期待在以后可以看到的。

《上海“高峰高原”计划2015》中明确在未来三年的第一阶段内，市级财政将投入36亿，到2020年的第二阶段将继续加大投入。相比《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实施方案2012》在对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方面脉络更加清晰。其中的I类高峰学科的建设目标是一级学科点保持或建成全国第一，总体实力达到世界一流。同时，提出了加强学科建设和提升本科生教学质量是教育综合改革的“一体两翼”重要概念。

表1 北京、上海和河南的“一流学科”建设目标

计划	建设目标（部分量化内容）
北京市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	力争在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大的突破，产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切实解决重大问题，造就一批杰出人才，成为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
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	到2020年，努力使上海高等学校学科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水平，力争2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科方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使180个左右一级学科点跻身国内学科排名前20%，且这些一级学科点中至少有1至2个二级学科或方向达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水平。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一）学科水平显著提升。2024年，5个左右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10个左右学科进入国内行列，ESI排名进入前1%，或在权威第三方评价中进入前10名或前5%。（二）科研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依托优势特色学科，建成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科研平台，培养一批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和高级专门人才，取得一批重大科研创新成果、发明专利和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突出显现。（三）改革示范成效明显。试行学科特区，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开展协同攻关、人事制度、资源分配、绩效奖励等改革，取得具有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的改革试验成果，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深入开展。

关于评价方面更加客观科学务实，在评价过程中，实施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据客观数据开展学科建设跟踪监测的第三方评价。在定期阶段中，自主设立考核指标开展学科自评，在周期结束时实施综合绩效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学科（专业）自主设立考核指标，体现了充分尊重学科特点的考虑。但是，另一方面，指标的达成度与指标实现的难易程度直接相关，因而，在各自学校学科的自评指标的基础上，研究设置统一的功能难度系数，对于第三方评价的横向比较，如对接国家与区域、学科建设和提升本科生教学质量等落实绩效管理或许是必要的。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将投入超过13亿打造一批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优势学科和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特色学科,对于中部省份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大的投入。特别是绩效考评办法很有绩效拨款的特点,将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实施中期评估和周期考核相结合,由教育厅、财政厅委托第三方实施,依据考评结果奖优罚劣,并将建设成效显著的学科纳入二期继续支持;未完成原定目标的取消二期申报资格,并适当扣回专项资金;2024年底进行二期验收考核,达到既定目标的给予重奖,未达标的相应扣减专项资金。

然而,如何将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三大目标转化成可测量的指标体系及权重,具有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无疑是重中之重。就三大目标而言,其一,学科水平显著提升,用“ESI排名进入前1%”还算相对比较明确;其二的“科研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和其三的“改革示范成效明显”中,“重大的研究成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突出显现”,以及“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由于第一期建设时间也较短,综合性的系统评价有可能相对模糊,而这种不确定性无法转化成“硬指标”,极有可能影响“以评促建”、推动高校(学科)主动自评以及持续改进的效果,或许还会回归“以论文论英雄”的老路。

综上所述,上述政府的一流学科质量观是全面的,都十分重视相对应的质量评价,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北京特别重视专家的作用,上海则提出了学校(学科)自评指标,河南特别强调绩效考评和追加的绩效拨款措施等。实际上,如果将以上三个特点整合起来,也许对全面把握质量评价更为有效。但关键还要看高校(学科)自身是否能将评价要求这一外部驱动较好地转化为以自我驱动为主,从而形成自觉自律的全面质量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许多高校积极推进内涵型建设,加强教育教学的质量管理意识,并纷纷组建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另一方面,也存在部分著名高校教师对于质量评价的思考,认为“管理、文化、教学等虽然重要,但是不可量化,不能作为量化比较的指标”。同时又认为“理论上可量化比较的很多,但采集成本高昂,无法负担”。显然,这类“专家观点”是不宜不妥的。

众所周知,无数实践已经表明“管理、文化、教学是可量化、可测量的”,

这也被许多高校视为重要的硬性指标。以汤森路透公司数据产品为基础的诸多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中就有这类量化内容,最为突出的事例就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1年开始发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Reputation Rankings)。该排名基于汤森路透公司提供的委托 Ipsos 公司实施的专家访谈数据得出。2014年的访谈时间为20分钟,2015年缩短至10分钟。

学术声誉被主办方认为更具有科学的意义。因为,它是经过专家访谈,实际上也是一次“萃取操作”,将模糊的或者表面大量的量化信息转化为质化要素,然后再通过一定处理得出最终排名。至于所谓高昂的费用,实际也是误解,调查费用与访问内容、方式方法、样本量以及实施的难易程度有关,随着近年来移动技术的发展,成本也越来越低。实际上,持上述观念的学者应该更关心评价方法与评价效能。如果抱着对于教学、管理等评价“可有可无”态度的话,费用一定会很贵。另一方面,这也与汤森路透公司说明有关论文数据的态度,即“ESI排名进入前1%”不是一流学科评价或证明的“硬指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无疑,汤森路透公司早已注意到中国高校对其数据的“高度重用”的状况,紧随《总体方案》的发布,也发表了“给中国高校的五大忠告”(表2)。明确指出“应予以恰当的应用”“更不能用于评价机构和个人”以及建议必要的质化分析等,也表明了“过分利用其数据产品,后果自负”的态度。

表2 汤森路透公司给中国高校的五大忠告

第一	引文索引的核心功能是科学检索,而非科学评价。
第二	基本科学指标(ESI)只能用于评价科学领域的学科,不能用于评价人文与艺术、工程等其他领域的学科,更不能用于评价机构和个人。
第三	作为衡量期刊影响力的常用指标,期刊影响因子应予以恰当的应用,而不是作为评估作者或机构的替代品。
第四	高倍引指征的是科研成果影响较大,并不能等同于质量高、贡献大。
第五	跟科学文献的计量相比,应当更加重视文献、专利的内容挖掘和情报分析。

实际上,如上述河南省还有浙江省、湖北省的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中都有“进入世界ESI排名前1%的学科”的表述,但都是一小部分,实际上“进入世界ESI

排名前1%的学科”，还是一个数量化的指标，因而，最多或许可以理解为“具有相对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是，不可否认在一流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具有相对的质量意义。

以往中国的国家重点学科首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就是，“主要学科方向对推动学科发展、科技创新，促进中国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国防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流学科”更是重要，必须紧扣全面的质量观，构建切实有效的可量化可测量的评价体系，确保“一流学科”货真价实。

并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学位中心”）组织开展的新一期学科评估应该考虑《总体方案》相关一流学科的质量表述，对于目前的指标体系或方法予以调整，确保学科评估更有利于一流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学科声誉”，如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具有相当高的过滤抽取要素的功能。学位中心第三轮（2012年）的评价学科水平指标也说明了“指标权重全部由参与学科声誉调查的专家（本轮评估约5000名）确定”。足以表明专家的主观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表3所示的指标说明中的“参考《学科简介》”，对于专业领域的主观调查来说，可能反映的是专家还不够“水平”仍要参考《学科简介》，还有这些各自表述《学科简介》，可能影响专家主观判断，因而，建议对接国际的学术声誉调查范式，进一步增加科学性和权威性。

表3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年学科评估指标体系
(D 学科声誉) 2013-03-06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D 学科声誉	D1. 学科声誉（含学术声誉、社会贡献、学术道德等）	由同行专家和行业人士根据学科的学术声誉、社会贡献、学术道德等印象，参考《学科简介》，做出“学科声誉”主观评价。 《学科简介》包括：学科基本情况与特色，客观指标未能统计的重要学术贡献、成果应用等社会贡献以及学术道德等方面的情况。

关于“评价指标”权重，第三轮评估的指标体系中没有标出，建议如果接轨“一流学科”建设，权重不应该由需要“参考《学科简介》”的专家确定，而应由《总体方案》出台方或委托方，基于少数权威的建议来确定，并且专家名和重

要信息应公开。就“学科声誉”而言，新指标体系中是否不应低于40%，主要考虑：

其一，如上所述，“一流学科”的全面质量观更为丰富。

其二，参与评价的专家应该无需“参考《学科简介》”，对评价领域学科更专业。

其三，“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的重要意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2014年全美新生调查报告显示，65%的学生选择目前就读学校的原因是“学术声誉”。53%和47%的学生是由于该校毕业生获得了好工作和学校提供了较好的经济支持。实际上学校或者学科（专业）声誉，对于就业市场也就是品牌影响力，毕业生获得了好工作的影响力。

其四，再从四大世界大学排名中学术声誉的权重来看，在25%-40%之间。简单来看四大排名“学术声誉”权重都比较高，说明很重要，但是没有超过40%。因而，我们国内应在此范围，最多也不应超过40%，实际相反应该超过40%。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典型的声誉调查，如“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由于访问的欧美专家的国家和使用英语语言比例很高，而访问中国专家和使用汉语比例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导致对非英语国家相对不利。因此，大学排名中必然需要适度降低“学术声誉”的权重，而国内专家评价应该没有跨文化的问题。

其五，压低统计数据的“水分”。如第三轮评估指标体系中A部分，“师资队伍与资源”的“生师比”，C部分“人才培养质量”的“在校学生在校期间，获世界比赛、全国比赛单项前三名或团体前六名的奖项数”，等等。

总之，为更好地落实《总体方案》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理念，PDCA方法值得进一步展开与应用，评价策略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流学科的全面质量观需要转化质量框架和指标，如果新的学科评估结合一流学科建设的话，指标体系、权重也需要再调整，并最好事前公开。关于“学术声誉”数据的采集方法也建议同国际接轨。（摘自：麦可思研究2016-08-23）

主 编：吴国军

副 主 编：武建龙 罗 云

编 辑：辛 颖 尚 胜 辛江龙 郭 芮 张菡笑

本期责编：张菡笑 辛江龙

兰州大学发展规划处

地 址：贵勤楼 223 室

电 话：8914093

邮 箱：fgc@lzu.edu.cn

网 址：<http://fgc.lzu.edu.cn>

本期刊印时间：2016 年 9 月 8 日